

在童年种下一棵“读书之树”

陈菁菁

2012年6月,我在宁波市海曙区悠云路上开了一家童书店,180平方米的书店不卖书,只分享绘本。我拿出家里收藏的数千本绘本,小区的孩子们可以来免费看。

我给它取名为纸飞机童书馆,希望儿童阅读就像童年的纸飞机一样,没有门槛,没有条件,每个孩子都可以拥有。

从此,童书馆成了附近几个小区宝妈们常去的地方,“纸飞机故事妈妈团”应运而生。每周周末,20多名团员只要有空闲,就奔走在幼儿园、民工学校、社区商场开展阅读推广、社会实践和亲子阅读普及活动。

渐渐地,童书馆从单纯的儿童阅

读空间延伸为家庭教育交流平台、邻里互助中心、儿童成长乐园。这里每晚举办免费故事会,每周末有阅读主题活动,每月举行妈妈读书会,每季度有亲子阅读公益讲座,每半年请专家做大型公益讲座,还定期进行义卖、捐赠书籍等活动。13年来,童书馆团队和志愿者们共同努力,累计举办了一万多场免费故事会、近百场妈妈读书会、14场专家讲座、226场公益生活团购……我也从一名阅读爱好者成为一名专业阅读推广者,再成长为一个专业阅读推广导师,培育了30多个亲子阅读指导师。

这么多年一直有人问我:从书籍里能得到什么?很多家长觉得,幼时

的亲阅读不一定能让孩子在进入学校后立即取得优异成绩,应该把时间花在能迅速提升分数的地方。但是一个名叫汤米的男孩让我看到了阅读的力量。汤米从幼儿园开始就是童书馆的常客,我看着他长大,初中后进入叛逆期,后来竟然陷入网瘾,辍学了两年。然而到了高中,汤米却重拾了阅读的习惯,并迅速在学业上“逆袭”,考上了理想的高校。他告诉我,是我们阅读时说过的“勇气和幸福是向内的”这句话让他开始从内心寻找答案,并在关键时刻获得力量。

2020年全家去南京旅游时,古城墙上一片盛开的凌霄花让我感动。它们虽身处缝隙却能顽强盛开,给人以

不惧困境、积极向上的动力。回来后,我在童书馆成立了“凌霄花”困境儿童帮扶项目,开始带队给山区的困境儿童讲故事、送绘本,仅一个暑假就举办了30多场帮扶活动。有一个女孩,初来是活动中最沉默的孩子,总是深深地低着头。随着她阅读量越来越大,她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在身边家长和小伙伴的夸赞声中,她慢慢开朗起来,眼睛里有了自信的光彩。

如今,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下,大量的公共资源让民众可以更方便地阅读,而我也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到公益和全龄阅读的推广上,去做一个有“栽种能力”的人,在孩子们的童年里,在家庭教育的土地上,种下一棵又一棵小树苗。

他们的文字饱含 生命的质地、泥土的厚重

路艳霞

毛银鹏到北京海淀西二旗一小区干保洁已经两个多月了,63岁的他曾卖过鞋、干过保安,在北京已断断续续生活了20多年。岁月在脸上留下了痕迹,但从未改变过他对文学的坚守和执着。

“我那僵了十多年的生命之作《在北京》,现已基本写完,改得差不多了。”毛银鹏说,这段时间,他边扫小区林荫道上的树叶,边听手机朗读的《在北京》,反反复复地听,反反复复地琢磨,反反复复地修改。“《在北京》写我带全家来北京生存发展的故事——我大儿6岁来京,23岁离京;小儿在北京出生,现今在武汉读大学;女儿已在北京成家立业。”毛银鹏告诉记者,这部小说早在20年前就动笔了,因为工作劳累,写得断断续续,多的时候一天能写一两千字。

毛银鹏生于湖北武穴,18岁高中毕业时就立志当作家,他至今记得,在笔记本扉页曾一笔一划地写下:“今生,献给文学!”为了圆文学梦,他从乡村到县城,再到外县、京城,一直带着《红楼梦》,还会随身带笔和本,随时将内心感悟、书中金句记录下来。他更反复咀嚼鲁迅作品,越嚼越感到其中的每句话、每个字,都饱含了热血。毛银鹏对于生活的感悟、对于文学作品的不断阅读,最终化为文字,他迄今已写下约300万字的文章,“我的生命之作有《故人西辞》《六叔》《父亲》《望星空》《一天》《人生拾梦》《在北京》《两条鱼》《在僻县》等。”而他的短篇小说《故人西辞》,早在2005年曾获老舍文学奖新人佳作奖。

毛银鹏很珍视笔下的文字,尽管绝大部分文字并未正式出版、发表,但他已在中国作家网原创平台拥有“作品集”,在此上传近60篇作品,这些文字是他一生的荣耀。翻看毛银鹏“作品集”,可以看到他写的小说,一个个细密的生活场景扑面而来;可以看到他写的诗,他写给妻子的诗深情款款,“找遍人间辞典/没配得上你的诗词/是尘世贫乏/还是我无知/要不/待我上仙境深造后/再试试”;还可以看到他写的散文,他写母亲,一股乡野的风夹杂着温情和细腻,“母亲掀着褂下

摆,兜回几个鸡蛋,一个一个轻轻地拿到碗里”。

毛银鹏在北京前门卖过鞋,每天都会捆货物,他在绑货的过程中感悟不断,他因此留下这样的文字:“弹性再好的绳子,也得狠扯几下,使它的弹性发挥出来。为人处世,有弹性者,往往是成功人士。”

毛银鹏这些文字都来自生活,更来自他不分日夜的积攒。他回忆,多年前,在他脑里“僵”了10年的《在僻县》的后半部分,突然“活”了,于是他不管三更半夜,想方设法写完了它。

素人写作者往往随时随地写作,随时随地思考,他们的文字才有了生命的质地、泥土的厚重。近年来,“素人写作”风起云涌,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作者给读者带来惊喜。《北京文学》执行主编师力斌告诉记者,毛建军、毛银鹏、钱幸、马大勇、王二冬、王计兵、陈年喜、赵忠瑜、刘厦、李浩然、徐知安、予葶、雪樱、海玉(崔怀永)等大批素人作家都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过作品。

今年以来,《北京文学》已刊发了多篇素人作品——第2期有雪樱散文《母爱如诗》;第5期集中推出10余位素人作者的诗歌和散文,还将王计兵作为封面人物;还有予葶短篇小说《她像鱼一样飞翔》在“新人自荐”栏目推出,并配发评论家崔健的评论《女性的沉潜时刻与飞翔姿态》;以及马大勇散文《古瓶新枝,一个插花人三十年的巡游》。此外,农民诗人王德席、盲人按摩师徐建英、打工人工人志刚、乡村教师螺丝起子、从事植物提取工作的创业者孟萌、在影视器材公司上班的诗人郝小峰等诗人的诗歌作品都发表在了《北京文学》上。

“隐逸,清远,超脱,逃离,呼喊,乡愁,寂寞……所有这些情感,主体形象,文化想象,都让我联想到一个词,个人化。”当梳理“素人写作”概貌时,师力斌进行了一番“画像”,他认为,民间有高手,与过去相比,现在素人写作者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字水平要高于过去,而且写作者的行业各不相同,比如马大勇是插花师,王计兵是快递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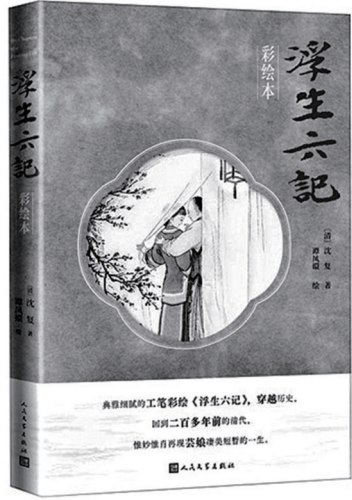


品味书香

任超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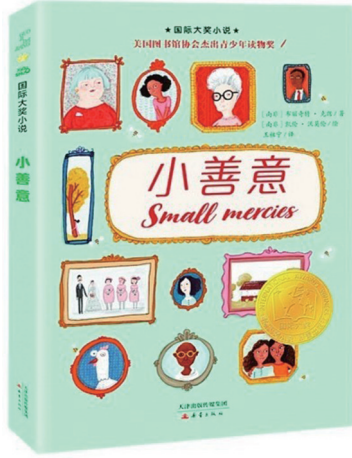
荐读

古典文学的一次创新表达



一个画家要想创作出传世画作,没有深厚的学养和社会阅历是不行的。谭凤嬛的彩绘本《浮生六记》,凝聚了她对这本书和古代社会的了解,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皆显古意,一颦一笑、一幅一景皆是生活。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孙逊给她草拟的四字题目,让苦思求达路径的她得到了深刻启发。于是,她一发不可收,在每一幅画作中都让主人公“活”了过来。

给心灵受伤的孩子温暖和抚慰



《小善意》聚焦小学中年级孩子可能面临的校园霸凌、交友、离别、师生关系等难题,鼓励小读者接纳并直面内心的恐惧,引导他们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,要勇敢地大声说“不”,疏导小读者的心理压力。同时,帮助孩子学会信任身边的大人,并及时向他们求助。它不仅是一部关于家庭、友情和成长的小说,更是一部关于善良、勇气和希望的作品。

书评

开启世界文学阅读奇妙之旅

——评徐则臣《寻找理想作家》

施展

徐则臣在《寻找理想作家》中,表现出一位文学家的审美品位和非凡见地。本书是由阅读史、作家论、书序、演讲等组成的文论集。从阅读史出发,作者一路品评卡夫卡、卡达莱、厄普代克、奥尔罕·帕慕克等作家的经典名著,以作家的感知、编辑的眼光与丰沛的体悟,探索文学创作上的独特发现。

《寻找理想作家》是一场文学行旅和精神漫游,以作家作品论为中心,徐则臣讲述中国文学从传统和现代中走来的历史脉络,描绘中国与世界交错互动的文化图景,展望并想象中外文学的未来走向。开篇《我的“外国文学”之路》中,徐则臣沿着有迹可循的思想轨迹,漫谈当年“为阅读而阅读”的纯粹兴致,分享如“饥饿之人喝到狼奶”般汲取外国文学滋养的过往。在文学之路上,他数次重返曾经读过的经典作品,从生活所感与创作所得出发,实时更新并重建人与小说、世界的有机关联。如果说,阅读的习惯是文学向生活的自然延伸,那么重读的姿态更意味着一个人在时间的洪流中,向内安置自我。

面对海量世界文学经典,我们常常习焉不察,忽略了文学的真谛需要百转千回的品读回味。一位作家赋予同一故事的不同结局(《大江健三郎的审判》)、一次窄门的前后穿越(《当我走过窄门》)、一对夜行父子的对话(《你没有听到狗叫吗?》)……其中深藏太多秘

密。对于这些作品,徐则臣浅入深出地切入小说肌理和故事语境,着眼作品细节和作家观念,赏析故事内外的艺术魅力。在他看来,每一位大师级作家的小说,皆蕴含某种独特的人性与文化命题,尽管世殊时异,也不乏供后来者静心体悟的新意。人与经典的相遇或早或晚,真正地理解往往要经历岁月的沉淀。

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,为世界文学的阅读提供了一种生动、有力、凝练的读法。《只有一个马尔克斯》从马尔克斯去世的追悼,谈到他不可替代的“唯一性”在于“每一代作家遇到马尔克斯,相当于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,发现了一种新的想象和表达世界的方式”。《寻找卡达莱》认为,卡达莱的创作优长在于“阿尔巴尼亚历史与社会主义经验的个人化的文学处理”,他与中国作家分享着类似的历史处境和身份认同等问题。徐则臣对小说结构和艺术形式的精彩见解,更彰显出一位作家直面复杂文本的才华和鉴赏力。《当我走过窄门》

直陈创作长篇小说《北上》的心路历程,诠释纪德《窄门》之外的智慧;《沉默的力量》铭刻了20年后重读《静静的顿河》的豁然启悟;为《香水》与《我的忐忑人生》作序的荐言里,怀有对“人”之故事的深刻领会。较之于论述的严谨与内容的丰富,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彰显了阅读行为本身的悠长意味,那是文学和生命相遇的喜悦,其中浸透着看待人生及历史的温情与敬意。

徐则臣认为,“写作者要寻找理想的读者,理想的读者最能理解自己。作为读者,我们也在想象和寻找跟我们相契合的作家。”可以说,“理想的文学”不单指作家与读者在表达和接受上彼此呼应,更关系到两者如何建立更高层次的思想与情感共鸣。为此,他辨析中外文坛大师及其艺术之路的异同,提纲挈领地总结出一位理想作家的素质:开阔视野、问题意识、渊博学识。在他看来,这三者的互相激活与相得益彰,能够为作家从事写作、理解文学的精神活动,提供出知行合一的世界观、价值观与方

法论。对中国作家而言,唯有深度汲取与活化中国古典与民间的传统文学资源,找到与当代中国现实适配的表达路径,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。

本书中,徐则臣以知人论世的通达与修辞立其诚的谨敬,谈论故事内外的文学奥秘。作者关注的焦点既有意叩问大时代下写作何用与作家何为,也在孜孜求索文学创作之于人类思想、社会状况与历史文化的无限可能。在这个意义上,《寻找理想作家》最终探讨的命题,不完全是理想作家的存在与否,而是文学、写作与理想的辩证关系:文学的理想未必诉诸理想的作家,但理想的文学必须有赖于作家理想铸就的坚定信念。如其所言,一位作家的至高境界是以作家小于作品的方式,抵达致广大亦尽精微的文学世界,“因为你通过独有的艺术方式,经营出了一个比你更大、更复杂、更多元、更经得起阐释和推敲的世界,还有比这更理想的作家吗?”